

墨

子

冊三

墨子卷之九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學士撰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閒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

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

駟阻字假音說文云駟从馬且聲劉達注左思賦引

說文于助反

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

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柰何哉子墨子言

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

也

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

云駟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

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

言運鈞轉動無定必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

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

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

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

何用之廢以為刑政盧云廢置也觀其中國家百

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

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蓋嘗尙觀於聖王之事古

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

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脫此字於桀紂則天下

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

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嘗尙觀於先王之書

先王之書所以舊脫此字出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脫

此字增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

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

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

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

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

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之此盡字

中華書局聚

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

也。五當為三即上先王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

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

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

說百姓之諄者。爾雅云諄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是

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

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為幹當

此管字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

湯封於亳。當為薄說文云亳京北杜陵亭也从高

有亳亭索隱云周桓王時自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

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

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

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以不考史記反以絕長繼短

此譏許君地之謬是以不狂為狂也

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

言財多則

分也移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

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

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

岐岐山周周原

絕長繼短

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

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

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

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

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

而王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

鄉同

義人在上天下

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

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

以勸賢

中篇作勸沮是

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

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

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

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

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

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

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

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

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

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

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

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

良爲第則不第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

而暴人之道也

舊文作者下改

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

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

衣食

舊脫此字據上文增

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

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

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

涂猶術

不順其

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

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

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

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帝

伐之惡

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

龔喪厥師

孔書作帝用不

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龔用喪爽音同

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

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肖事上帝鬼神

孔書作乃夷居

弗事上帝祇

禍厥先神禋不祀

孔書作遺厥先宗

乃曰

吾民有命無廖排漏

孔書作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

天亦縱之

棄而弗葆

此孔書無此文

此言武王所以非紂

據上文當有之字

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

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

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

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

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

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

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

下篇

中作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

而不先立義法

義上篇作儀義同

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

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

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

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

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

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

據上篇有政字

此言之三

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

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

或以命

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

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

謂之亡然胡不

舊脫此字增

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

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

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

生對之曰未詳生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志

即識三代之聖善人與讀如意亡亡同昔三代之

暴不肖人也下篇作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

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

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

訓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

盧云此衍文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

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

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

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陸德明莊子

居宅無後人曰厲身在刑僂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

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

言不糾其

繆

不慎其心志之辟

同僻

外之毆聘田獵畢弋

說文云

文驅

內沈於酒樂不曰

據二字

舊脫我

舊作而此一

罷

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

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

一作視

其親戚

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

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

必

舊作改以意

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

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

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

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

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

當是

喪師

下篇

作用爽厥師

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

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冒事

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勑其

務

言毋勑其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從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偽泰誓不足據不如此文

天亦不棄縱而不葆

文與上文篇小異

此言紂之執有命

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

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

之執令於然且

曰當為

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

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

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

害之故當天

夫當為

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

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

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

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

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

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

之者有

舊脫此字一本如此

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

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

據前篇當

為清

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

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

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

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

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

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

易。

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

上變政而民改俗，存

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此一本無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然今

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